



董晓奎

在七大现代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粗略地看成是古汉语数千年来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的结果,其余六大方言却是由于历史上北方居民的不断南迁在南方逐步形成的。而实际上,北方方言内部一致性较强,也是民众不断大量地迁徙所产生的结果。

在人类历史上,有一种求生方式非常悲壮,这就是移民。中国近代发生过二次声势浩大的移民风潮,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和南下洋。

其中“闯关东”最为坎坷悲壮,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一个“闯”字,具有两层含义。一层指求生路途遥远凶险。河北人大多私越长城取道辽西,山东人则泛海跋涉偷渡辽东,付出难以想象的力量向东北大地奔赴。这种力量,既是体力,也是心力,缺一不可。当时清朝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进入关东地界需“闯”封锁线柳条边。尽管阻隔重重,却挡不住汹涌的求生浪潮。另一层指这些人适应能力和谋生能力强。农民习惯老实田园,故土难离。去异地打拼则需要勇气和能力,但是,总有人有闯劲儿,敢出关谋生,虽九死一生,但硬是闯出一条活路来。据朱侠《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记载,1900年满洲人口总数是450

万,1928年增至2200万……增长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闯关东”的关内流民。史料显示,移往东三省的人口,80%为山东人,其次是河北及河南人。“闯关东”这种“占据式移民”使得东北方言染有了山东方言的基因,与胶辽方言也有大面积的一致性。

人的流动必然带来文化的流动,方言跟着它的使用者流动。移民语言与当地语言互相接触之后产生了三种结局:一是移民带来的方言取代了当地方言,如果移民迁徙时间比较集中,人数远远超过了当地人,保持原有文化的愿望十分强烈,又占有比较优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那么,他们所带来的方言就会在新地强势扎根,有可能取代当地方言。二是移民放弃旧地方言,改用新地方言。如果移民数量较少,分散地居于当地人人口中,那么就会入乡随俗,逐渐学会使用新地的方言,不得不放弃旧地方言。三是移民的旧地方言与新地方言相互融合,移民和当地人相当,相处融洽,他们的语言互相交融、渗透、影响,就会出现融合同化的现象。

方言的形成及演化,人口变迁是主要原因之一。当年山东人以家庭、家族甚至村庄为单位,向东北浩荡迁移,由于人数庞大,所以有充分理由及足够力量保持自己

的文化习俗,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说的就是这种文化现象。他们将自己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非常完整地移植过来,没有改变自己去适应新地的社会风俗,这其中就包括语言。

东北方言与山东方言“并存共用”的词条较多,已经从移民史中找到了答案。今天我们翻阅多种版本的东北方言词典,发现大量的山东方言赫然在场。通过对方言的梳理,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沧桑变迁,一个群体自发迁徙、悲壮求生的命运,以及华夏儿女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品质。

在北方方言中,大连话不属于东北方言,这令人多少有些意外,但细究起来,也可在移民史中看到端倪。

当年大量的山东人坐着船或摇着小舢板从海上直达大连,下了船就在码头做苦工讨生活。大连是历史上山东人“闯关东”的第一站。当年大连有个说法,几乎每个家族都有一个或几个在大连港上班的人。学者周振鹤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中这样描述:“山东人多从海路迁入,在大连和营口登陆……‘闯关东’的山东人主要来自旧青州府、登州府和莱州府。他们到达新地后往往是先立一窝棚,窝棚的集合则以同族同姓为基础,宗族制度也就从山东输入东

北。”当时,山东人在大连聚拢组成一个特殊的部落——红房子,位于寺儿沟一带,他们自成社区,抱团取暖,这种生存模式使得他们的生活风俗和语言习惯完整地保留下来。若从籍贯看,现代大连人约有80%祖籍山东,两地方言之间的渊源也一目了然。今天的大连话与山东烟台、威海的方言相似,皆属于胶辽官话。

古清音声母入声字今读上声调,这是胶辽官话的标志性特征,也是区别于东北方言的重要标志。

山东半岛在辽东半岛的南边,大连人喊他们“海南丢子”,他们叫大连人“此地巴子”。一个“丢”字,意蕴深刻,隐含着“丢”与“被丢”的双重无奈与无尽辛酸。饱受天灾人祸的肆虐,没法活下去了,不得不丢弃家乡,逃荒向外求生;事实上,也是多灾多难的家乡无可奈何地丢弃了他们。表意上,此“丢”可谓一字千金;构词上,此“丢”更是无字可替。

方言蕴藏着我们的身世和命运,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其实都被方言不动声色地记载着。“闯关东”既是一段艰苦岁月,也是一个奋斗征程。这场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求生运动,其悲壮苍凉,其激越不屈,又怎一个“丢”字了得?

春到人间

余平

清晨下楼,院中碰上邻居张叔,他穿宽松中式装,身背长剑,步履轻盈。我问,锻炼了?他笑答:舞会儿剑。张叔舞剑站桩练太极,虽年已七旬,但面色红润,精神矍铄。晚上下班,又碰上张叔老伴儿吴姨,我问,跳舞去?吴姨笑,有空和我一起。吴姨跳广场舞,每日穿广场舞队队服,跳得开心愉快。老两口各有活动项目,但都坚持每日健身。

年岁渐长,开始关注身体。这种关注并不是自发的而是被动的。今日肩膀疼痛,手臂抬不起来,弯不过去,做事成了一场折磨;明日脖子疼痛,头昏脑涨,记忆减退,视力模糊,休息变成一种煎熬;后日腰椎疼痛,弯不过去,站不直挺,安坐成了奢侈……身体隔三岔五发出尖锐的警报,让我不得不关注它,不能不看见它。蓦然发现,生活重心一直放在外面,一直相随相伴的身体反而被忽视着。学业、工作、绩效,友情、家庭、他人……一切都排在重要位置,自身则隐藏于暗处。风寒湿热、喜怒哀乐导致的身体疲累、堵塞、扭结只在暗处日积月累,直到超过承受限度产生不适和疼痛才被关注,此时身体已不再意识和意识紧紧相随,有时慢半拍,有时出错,有时失灵……

去中医看诊,老大夫望闻切诊,和颜悦色,慢声细语。我虽不通医理,但大致听来,也知气血亏虚,阻滞不通,需要凝聚精气、心神归一。按摩、针灸、草药,疼痛有所缓解,但仍需后续养护与锻炼。

我决定向张叔吴姨学习,找一个适合自己的项目。健身已是必须要做的事,但是剧烈运动明显不能持久。想想,健身一方面贵在坚持才能见效,一方面修养心性一样不容忽视,习练筋骨肌肉只是其一,寻找一份精神上的回归才中肯綮。这是在乱花迷眼的外在现实中回归自我感知,在放松的时光里找到丰盈。在平凡日子里寻到诗意。听朋友说,瑜伽可以得此效果,于是,作出选择去寻找这身心合一的境界。

灯光晦暗,只有轻柔的音乐和老师舒缓的提示语音在阔大的教室里回响。我在瑜伽垫上努力摆正姿势,调整呼吸、停留、凝固,疼痛从被拉伸的位置钻出来,撕咬着肌肉、弥散到神经,那些从来不被了解的复杂传导过程,以这种方式提醒着身体的存在。微闭双眼,体会骨骼的端正与歪斜、肌肉的舒张与紧缩、筋膜的放松与紧张,以及血液的流淌、心脏的跳动、呼吸的流转……隐蔽的内在世界慢慢浮现,终于看到,它不只是一个皮囊,而是一个个精微运转的系统世界。轻柔的音乐如风渐远飘成背景,一个个念头从幽深中来到眼前,又倏忽飘向幽深。此时,自我回归,注视当下,身体盛下浩瀚宇宙。习练让生活回到自身,日常忽然就不再那么急促了。开始关注身体,也就开始关注饮食有节、四时变化、寒暑来往、季候变迁……

如今,春天自南而来,被春风拂过的万物重新复苏。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草木已伸展腰身萌发嫩芽,举起自己鲜嫩的身体,在春天招摇,又一个节气的大幕徐徐开启。与万物升腾的勃勃生机相映衬的正是积极锻炼的人们,他们卸下冬日的沉重,舒展身心,在盈盈春光里升腾起新的精气神,如枝头再生的嫩芽。世事纷扰成过往,只留一份寻找健康向上的执着充实每一个当下。运动中,寻着疼痛的线索找到年久留下的暗结,在春意勃勃发中,在草木的呼吸间,伸展身体,修炼心性,当自我回归,一个新的春天来临了。



微小说

母亲的小垫子

阎秀丽

母亲来电话说,明天坐早车来我家,拿的东西多,让我接站。我带着央求的语气说,人来就好,您可别再带着大包小裹的。

母亲答应着,临放下电话时,又嘱咐了一句:千万别忘了接我!

客车在距我家不远的地方路过,车还没来,我靠在一棵树上等着。初春的风还有些寒凉,我紧了紧大衣,心里未免有些抱怨:怎么告诉也是白扯,母亲肯定又像是“闯关东”。

母亲每次往返,都是带着大包小裹。她带回去的,除了我给她的吃的用的东西,大多是我准备丢掉的一些旧衣服。

母亲一边收拾一边数落,竟花冤枉钱,还没穿旧呢就要扔,真是败家呢……我说,留着占地方,也没人穿。我找了一个大袋子,把母亲叠得板板正正的旧衣服装进去。

但愿这次,母亲可别像每次那样“闯关东”了。

客车在我面前停下。透过玻璃窗,我隐约看到母亲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等往下拿东西时,果然不出我所料,又是一堆大大小小的包裹和纸箱。母亲有些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

看着地上的东西,我眉头紧皱,说,家里啥也不缺,咋又带这些东西啊?

母亲忙说,没啥没啥,然后率先连扛带背地拿东西往家走。到家后,把包裹一个个打开,无非是大葱紫皮蒜,或是土

豆豆角小米鸡蛋。接着,母亲从一个大袋子里掏出一捆东西,打开,竟是用碎布头拼接的小垫子小褥子。看得出来,是母亲用那些带回去的旧衣服拼接而成的。

母亲把这些小垫子摆放在沙发上、餐椅上、床上……屋里顿时变得花花绿绿,一派乡土田园风扑面而来。

我目瞪口呆,看着母亲一阵忙碌。安置妥当后,母亲拍拍手,得意地打量一圈,像是在检阅属于她自己的“部队”。

我看看看着,皱着眉头说,您真是闲的,摆这些东西在屋里,不伦不类的。您以后可别再弄这些了。

母亲待不了几天,就要匆匆往回赶,她说放心不下家里的那条狗,说万一邻居忘了喂食喂水呢?

送站的时候,母亲依然是大包小裹,除了一些吃的用的,大多又是那些准备扔掉的旧衣物。我和母亲手提肩扛,气喘吁吁地搬下东西后,我对母亲说,就是“闯关东”也没有你带的东西多,你划拉那些东西,除了做些小垫子,啥用处也没有,多累人啊!

母亲说,你懂啥,过去有这些东西谁还“闯关东”?我看就是生活好了,给你买的!

女儿在外地工作,给我打电话说她老失眠,想家了更想妈妈。听着女儿的声音,我终是放心不下,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去看望她。临出门时,我挑拣几个

母亲带来的小垫子,带给女儿。我打电话告诉女儿,我去看你,等到了站点,你接我一下。临拨打电话时,我又嘱咐一句:千万别忘了接我!

下了车,我没有看到女儿。正在这时,母亲来电话说,你是寒性体质,最怕着凉,那些小褥子小垫子我用的都是新棉花……

女儿的出现打断了母亲的絮叨,看到我脚下的一堆东西,笑着说,您这是“闯关东”呢!

我说,没啥,都是吃的用的。到家后,看着女儿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房间,我犹豫着把垫子拿出来,放到椅子上,说,你怕凉,给你带了几个小垫子……

女儿惊讶地说,哇,手工制作,好漂亮啊。说完一屁股坐了上去,还在椅子上颠了几下。

还怕你嫌弃呢。我长出了一口气说,这都是旧衣服改造的。

哪有,又暖又软,坐着好舒服……女儿像小孩子一样,冲我撒着娇。我把小褥子铺在床上。女儿骨碌一下趴上去,摊开四肢,鼻翼翕动着说,上面还有妈妈的味道呢……

我心头一颤,脑海里浮现的是母亲缝小垫子的情景:

阳光暖洋洋地透过窗户照射进来,母亲无声地笑着,鼻翼轻轻翕动,似乎在搜寻着她所熟悉的气息……

在春天的枝头上

(组诗)

商志福

大凌河畔

一场宋词一样委婉的细雨,把夜浸透胖了又胖的树,在修辞里有些夸张阳光的暖,博爱。蝌蚪一样摆动的滨河路,一头高,一头低

绿了又绿的微风,吹不动柳,只能皱一面河水。深了一层的水草更深了一层鱼和一个诗人湿透的才情

一些顺着田垄偷偷发芽的字和另一些肆意忙乱的词渐渐安定成陈述的句子

这让一个到处寻找春天的人一再斟酌怎么也不能用相机把雨后的雨意洗出来就像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归乡人无法说出他曾经的无助与错过的幸福

约定

凤凰山翠绿翠绿的网衫,一摆就有一粒两粒的村子,露出来。那是岁月的粮食,喂养四季的小兽

村子都在低处,四周长满了青草草茂盛了,那些姓氏就沉默草枯的时候陈旧的房子就长满喧嚣。现在大凌河边的一溜旗杆,被小兽思虑成河的氤氲波纹里,藏匿的是时间的鱼和水草

现在,只要春风的词牌,轻轻一晃就可以摇曳成一阙宋词与村落有关的是一句,与山河有关的是另一句其余的,是我跌宕起伏的心弦和烟岚深处湿漉漉的欲言又止的眼睛

八宝营子

佛手一样的麒麟山,被风一吹山下的八宝就安营扎寨了我用干净的语言,在曲谱中翻检有些潦草的江山,数到七手指,就一个一个地发芽了。是夜月亮挂在麒麟山上月光流在大凌河畔八宝营子在山水之间做梦。春夜万物萌发,我像一节木桩,深陷其中

用二两古方小烧的酒浇百思借南北塔寻踪迹,聆听慕容古街蒙蒙的细雨不得第八宝的解天明时分,鸟鸣婉转,花草新蕾譬如煎煮,譬如朝霞譬如经卷中洁净的梵音环绕的一圈圈金线那是一匹上好的锦缎



本版插画 董昌秋